

站台

□何琛

看新闻，全国铁路春运刚刚经历了一年一度的返程高峰。心里忽然一动，思绪一下回到20多年前那个人来人往、熙熙攘攘的站台。

那时我读大一，就读的大学离家乡省城有24小时的火车路程。母亲在寒假即将收尾的时候就开始着急：一个18岁不谙世路、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女孩子拎着大包小袋，怎么去挤那像罐头瓶子一样密不透风的火车？

她在县城里四处问询，逢人就打听，有没有过几天和我一条路去重庆的人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原来高中隔壁班一个我从来没搭过话的女同学竟然和我一条路线，只是她到南充，比我提前五六个小时下车。好在大半路程有一个照应，母亲还是很高兴。我却暗暗笑她迂，因为我身强体壮，女同学却弱不禁风，这一路谁照顾谁，一目了然。

我们县城是没有火车的，须得到省城武汉去搭。同学的父亲找了一辆去武汉办事的车，顺带可以捎上我们。母亲自然是感恩戴德、千恩万谢。临走的前一夜，她反复叮嘱，路上如何如何。她说的话大半被我选择性屏蔽了，只记得说了要打电话。

第二天母亲帮我背着大包，大包还用绳子捆了几道，大约是怕有人趁我不在偷拿她辛辛苦熬夜准备的吃食。大包口的拉链处留下了母亲细细密密的针脚。走到约定的地点时，汗水把她鬓边的头发都打湿了。

同学已经到了，和她一起的还有她那看起来有些精明的父亲。车子发动了，母亲发现同学父亲也随着我们上了小汽车，这才知道他准备到火车站亲自送女儿上火车。

母亲有些急，没有任何思考，忙不迭地说，车子坐不下，她也去。我让她回去，她不听；同学父亲表示会看好我，她还是不听，说人多路上热闹。我看出出门只穿了一件居家呢子外套的她，有点心酸，便假着她更紧些。

几个小时的车程居然成了母亲反复絮叨的最佳时段。她把头天晚上给我强调的一二三四增添了许多内容重新说了一遍，中间被打断的几次也是同学父亲的短暂调侃。

他笑着说母亲的滔滔不绝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因为他嘱咐我同学只有简短的一句：一切注意。他还煞有介事地要找母亲拜师学艺。即便这时，母亲也只有几秒停顿，然后又继续她的长篇大论。

最可怜的是我，既要经受车子颠簸，又要强装受教，只有默默数羊，企盼早点儿到火车站，结束煎熬。

□赵瑜

早上起床，阳光满屋，金光灿灿。这样大好的天气对于重庆人来说，是对又湿又冷长达三个多月寒冬折磨的补偿。

看到路边红梅吐艳、黄葛新苞萌发，无论大人小孩，每个重庆人的心都在欢呼雀跃。尤其是龙年的春天，来得特别早，所以假日和周末，就得更“好耍”一些了。

中心城区春天的第一道集结号，是由南山发出的。“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山城的地貌特征决定了春天“传统”的要事“看花”。

南山野坡上的杜鹃花、民宿前的李花、涂山湖的桃花、邮电大学的樱花、植物园里几十个品种的郁金香都攒着力气，等待亮相。

这是它们蓄势一年的亮相，务必要争夺南山的花冠。早有灵通的报信人，看到山上第一朵玉兰开放就让它交朋友招摇。无论“妖娆儿”的大姐大妈，还是学走路的孩子，全家大包小包地踊跃出行，手机相机，恨不能从早拍到晚，仿佛没有看过南山的花，就失掉了这个春天。老字号的豆花饭是一定要吃的，清冽的山泉水也一定要喝的，再带两把侧耳根，提一包老盐菜，悠悠地沿着黄葛古道，下山。

山城多地的油菜花也开得汹涌壮观，蜜蜂开始嗡嗡唱，没头没脑地乱飞。大太阳天，小孩子奔跑的双脚，女人们飞扬的丝巾，花田金灿灿

我心心念念的火车站终于到了，我却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因为我目之所及全部密密麻麻，人头攒动，晃得我头昏眼花。

我们四个人顽强地撑着行李挤到靠近进站口的地方。

进站口有工作人员值守，人流到了这里就一下停滞不动。我和母亲挤在同学和她父亲身后。同学个头小，几乎被父亲的宽肩膀包得看不见。而我和母亲正好相反，母亲矮我一个头，加之一个大包裹压着，更显得瘦小。

同学父亲高举着车票，嘴里呼着“有票有票”，手随着后面推搡的力量顺势把同学推着进了候车厅。我像一块移动的夹心饼干，被挤着向前。

母亲在这么艰难的夹缝中却没有被忽略。“你，没票出来！”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对着母亲喝道。母亲低着头，仍然想混着跟我进候车厅。见母亲不理睬，血气方刚的工作人员一把把母亲从人群中扯出来，母亲的那个空当又迅速被下一个人塞住。

我只感觉背后一凉，便看见母亲已经战战兢兢地蹿到工作人员跟前。她的外套扣子因为刚才的用力撕扯，已经掉了一颗，捆扎成一束的头发也散开了，我的包袱却完好地被她紧紧抱在怀里。

我看着她不停地用手指着我的方向，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理会，继续招呼着又一块人群中的“饼干”。

同学父亲朝她摆摆手，意思是我有他送，让母亲放心在那里候着。我也快步过去接她手中的行李。她踮起脚，把行李艰难举过头顶递给我，我看到她的嘴巴一直在动，但是声音被火车站的嘈杂完全淹没了。

看到我被旁边的人挤得东倒西歪，她有点急着，用手比划着什么，尽管还是听不清，我却一个劲儿地点头。就在她停止比划我转身准备走时，我看见，眼泪一下子浸湿了她的眼睛。鼻子一酸，我也哭了。怕她伤心，我不敢让眼泪大滴大滴掉落，死死咬住下唇。

当母亲终于成为一个小黑点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放声哭了出来。当然没有人围观痛哭的我，我的同学和她父亲也在依依惜别，候车厅每一个角落落落的都是奔波赶路的旅客，浓重的情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驻扎过。

擦干眼泪，坐在并不干净的绿色硬皮座位上，这一路，我没有数穿越了多少山洞，没有看随身带的长篇小说，我一直想着我的母亲，那个爱唠叨，爱流泪，也爱美的母亲。

想着想着，24小时的路程倏就过了；想着想着，20年的长路，刮风下雨，也平顺地过了。

站台上的母亲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心里。原来，装着母亲，就是装着力量与爱。

春天

明晃晃，特别喜庆。这是巴渝最接地气、最有童年回忆的一场赏花。

我们这代人看到油菜花，就会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吃食，儿时的游戏，那金晃晃时光通道里春天的快乐。所以，每年春天和友人们就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——去看油菜花。就像一种仪式，仿佛没有去看，这个季节就不完整，有些失落。来到花海，开心得想如小时候一样，跑起来，跑到花丛里去，最好再美美地滚上一圈。

长江也在发出春之集结号。逢上艳阳天的周末，主城几大滨江路热闹非凡，围炉煮茶的、遛狗的、谈恋爱的、运动的，处处扎堆，连谈生意的白领也把办公室搬到了河滩上。

孩子们提着水桶，拿着小铲，赤着脚在江边玩沙子，小脸兴奋得比太阳还红；情侣们坐在石头上窃窃私语，尽情享受江风和阳光……春天的江风有水草味和鱼腥味，吸一口气，百脉通畅。眼前整条长江仿佛静止，然江中的鱼儿在春水中苏醒，快乐地奔涌、沸腾着。

村庄的集结号带着美食的诱惑。短短几十分钟车程，全家人从喧嚣的城市进入诗情画意的农村找春天。

春天的水果熟了，草莓、桑椹、枇杷，清甜可口。春天的土菜也期待着您，带带菜拿来包饺子有一种青草味，蒲公英炖肉汤可以去内热，嫩胡豆用来炒香椿是顶顶好的滋味，属于季节限定菜。

芬芳在人间

草长莺飞，繁花似锦。三月，是属于女性的季节。女性的眼睛，多情、灵动、深邃；女性的笔触，敏感、细腻、深沉。本期《两江潮》，我们特邀四位女作者，书写她们眼中和心中的人间芬芳。

——编者

□瞿庭涓

今年，是第一年没有妹妹和我们一起过年的春节。

去年春节的时候，她还在江津住着，叮嘱我回去时要给她带上面霜、眉笔和口红。那个时候她已经病得很厉害了，但是她希望从各个城市回来的兄弟姐妹能看到她美美且精神的样子。

妹妹自幼是在外地长大的，她回江津跟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四五岁大的模样。大冬天的，她留着剪得特别短的头发，脸是从北方回来的那种，红扑扑的。给她苹果吃，她不仅不吃，还扔。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主儿，跟我们玩动不动就打人，或者咬人、掐人。我的食指现在还有一个月牙形的疤，就是她掐的，她掐我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。

妹妹小时候还有一个传奇，在江津城走丢过，入夜，大人才在城边的艾坪山上找到她。后来她说，她为了追一个气球，一直追，就追上山了。

妹妹墓碑上的照片是跟我一起进藏的时候拍的。2018年我第一次去西藏看林芝的桃花，在深圳做设计工作的她立马订了机票要跟我会合，因为她觉得可以跟我住一个房间，可以蹭吃蹭喝。

西藏之行变得欢脱起来，我们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，看到南迦巴瓦峰金光四溢；我们也登顶色季拉，人生第一次在雪山顶上看日落；我们还到了巴松措，在阳光普照的湖心看山顶飘雪听着格萨尔王的故事……

在西藏，妹妹一直不敢跟我拌嘴，因为她有点轻微的高原反应，吸着氧跟我吵不了两句。她怀疑我是不是被我妈从西藏捡来的孩子，为什么在重庆病怏怏的我到了西藏居然可以活蹦乱跳。

我们从林芝出发去拉萨的时候，她穿了我的衣裳，我穿着她的裙子，她挽了一个好看的髻，也给我辫了少女感十足的鱼骨辫。然后，我们自拍了出发“定合照”，那时的她好像演员舒淇。

在布达拉宫的时候，妹妹发出了一个感叹，松赞干布好喜欢文成公主啊，给她修了那么大一个宫殿。关于布达拉宫的由来有好几种说法，妹妹只选择相信这一种。那时候我还不不知道她已经有了确定的爱情——她

□黄燕

太阳暖烘烘的，今年的春天似乎以格外饱满的热情降临人间，给这个季节增添了别样的暖意。

约上君，去野外走走。听，风有声音——“沙沙沙”“哗哗哗”“扑通扑通”……

竹子如谦谦君子躬身行礼；老棕桐树的叶子在风中耍弄独门剑法。土地变松软了，鸟儿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，站在阳光里叫。

如此美景，忍不住叫君给我拍照。拍照的姿势还没摆好，忽地，耳边传来孩子爽朗的笑声。清脆，干净。

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小男孩在草地上又蹦又跳，一时不明白他为何如此高兴。

他和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小河，河里六七只麻鸭在自由戏水。我猜想孩子的笑跟鸭子有关，君不信。

不一会儿，孩子停止了蹦跳，弯下腰，捡起小石子往鸭群中扔。顿时，小河水变得沸腾起来。鸭群嘎嘎地叫，扑喇喇用翅膀欢快地奋力地拍打着水面，故意溅起珍珠似的浪花。

孩子“哈哈，咯咯咯”笑得不能自己。待孩子笑够了，鸭群又聚拢来，小石子再一次在鸭群中间落下——嘎嘎嘎，扑扑扑，哈哈，咯咯咯，愉快的交响乐再一次在小河上飘荡……

果真，孩子的乐趣便来源于此。君不得不佩服我的判断。

一遍又一遍，孩子一点儿也不觉得累，鸭子也一点儿也不觉得烦，十

妹妹

只是悄悄躲到被子里讲电话。不久，她和那个悄悄讲电话的男孩子结婚了。那个男孩子跟她是一个单位的，广西农村的孩子，帅气又踏实上进，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对象。

大婚的时候，妹妹让我当她的婚礼司仪。那场婚礼就好像布达拉宫广场上的阳光，那么纯净，毫无遮拦地洒下来，人们发自内心地笑着，鸽子在自由地飞翔。

2020年妹妹在深圳产检时发现腹部有一处阴影，应该是一个六七厘米大的肿瘤，但不痛不痒。妹妹当时决定等把孩子生了之后再动手术。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一个不祥的前兆。等妹妹出了月子再复查的时候，肿瘤已经11厘米，深圳的医生怀疑是恶性的，但我们没有把怀疑告诉妹妹。

2021年初，同在深圳的大姐陪同妹妹回重庆西南医院动手术。妹妹手术那天，上海的弟弟也飞回了重庆。我们在手术室外等待，但是手术中途主刀医生出来跟我们说，肿瘤因为被周边血管干预过多过深无法剥离，手术只能终止。

妹妹从手术室回到病房的时候，她一直在哭，她生气她从手术室麻醉醒来后，医生一直在喊家属却没有家属来接她。她不知道的是，那时候妹夫正在签一堆字，而我们边哭边在想还有什么办法，没有人听到在喊家属。

医生诊断结果是肾上腺皮质癌，极其罕见的癌症。越没听过的名字，越是一种未知的危险。如果再次动手术就要在两个星期以内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是我们家兄弟姐妹齐心协力、争分夺秒的接力赛。

我们专门建了一个群，随时汇总研究同种病症在国内的治疗情况，分析哪个城市哪个医院哪个医生更有手术成功的可能性，最后锁定了北京的一家医院。

妹妹从西南医院出院后就住在我家，不能继续请假的妹夫回到深圳工作，兄弟姐妹让我来告诉妹妹真相。

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难的，但又不得不说。妹妹比我想象得更冷静，她坚定地说，那就订票去北京吧。送妹妹进江北机场安检口的时候，一切都是未知，她回头看我的眼神却让我放心。

守望

分默契地配合着孩子的嬉戏。

孩子见我们看得出了神，停止了嬉戏。主动跟我们打招呼：“你们是在照相吗？”

我回答：“是”。他似乎对照相产生了兴趣，索性沿着河堤，穿过小桥，来到我们身边。这是一个俊俏的小男孩，平头，黝黑的皮肤，扑闪着大眼睛。

看着我手里的手机，他略带骄傲地对我说：“我也会照相！我会玩我爸爸的手机，我爸爸的手机也可以照相。”

“那你爸爸呢？”“打工去了。”“过年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，爸爸和妈妈要在外面找大钱。他们要给我买好多好多玩具。”

看着他装满天真的大眼睛，我在想，此时此刻，他的眼前一定出现了与爸爸妈妈照相时的欢乐场面，一定出现了好多好多漂亮的玩具……

为了让他的“才艺”得以充分展示，我对他说：“既然你会照相，不如帮我拍一张，好吗？”

男孩露出非常兴奋的神情，舞动着手里的小风车，欢叫道：“好啊，好啊。我肯定会照。”

我将手机递给他。他则将手里的小风车递给我。

这是一架自制的小风车。用废弃的圆珠笔壳作

北京并没有传来更好的消息，我们能争取到的唯一一次手术机会没有如预期给我们带来惊喜。从北京出院后，妹妹去了上海。上海的弟弟找好医生陪她化疗；而在成都的二姐，联系了成都的医院，但对这种罕见病症，也只能分组试药。妹妹积极地对每一种诊疗方式都进行回应，大家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，要全力帮助妹妹死撑赛跑。妹夫说，我好荣幸能进入这样的家庭。

2022年的夏天，化疗后的妹妹已经是一个小光头，她带着她的女儿回江津四面山避暑休养。弟弟姐妹也从全国各地回来看她，陪她看森林看瀑布吃甜甜的冰粉凉虾。我让一个摄影师朋友给我们拍照片，最开始妹妹还戴着帽子有点扭捏放不开，后来索性取了帽子，画了眉毛，涂上亮眼的口红，拍了一组超级美的大片。

去年春节，妹妹已经很虚弱了。她说，外婆跟我现在差不多瘦还不是活到了快90岁，我应该也不差。后来她说不出什么话，但是神志清楚，每天还在阅读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，她在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，摸索自己能喝得下去的药方。她虽然说不的话，但是仍然可以在微信上臧否人物、指点风云。

妹妹知道我怕冷，在我回江津的时候专门给我买了一床最厚最大的鹅绒被。她说，我也会努力的，等我战胜病魔的时候，你记得奖励我一个名牌包包。虽然俗气，但我喜欢。

妹妹终究没有等到她的礼物，春节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她下葬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万里晴空居然起了霓虹，幻化的七彩，好像是妹妹在跟我们微笑告别。

今年春节，带着妹妹的女儿去江津的江边玩。女儿已经能说很多话了，长得跟妹妹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她指着她的粉红色小皮鞋说是妈妈买的。

我说，你妈妈漂亮吗？小朋友说，我妈妈都在照片里面，可漂亮了。

漫天的烟花炸开，小朋友捂着耳朵看。我抱着她走在滨江路上，有人在放小小的烟花，我说你看这烟花是妈妈放给你看的哦。小朋友说，不，刚刚那个大大的烟花才是妈妈放的。

原来，小时候追气球的那个女孩去给她的女儿放大大的烟花去了。

支架，以笔芯为轴，两片扇叶则用的是碧绿的塑料桔子叶片。

这风车一定花了她不少心思。他朝我呷了呷嘴，示意我将风车拿在手里当道具。

我很认真地当他的模特，半蹲着，右手举着风车，心底涌起莫名的感动。

“咔嚓！”照片拍好了，很漂亮。我要求给他也拍一张，他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。学着我的姿势，也半蹲着，右手举着风车，左手比了一个“耶”，那认真劲儿既惹人疼，又惹人爱。

还准备跟他多交流几句，君催促着要走。往回走的时候，我发现孩子跟在我们后边。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其实还想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看爷爷养的鸡。

这实在是非常特殊的邀请，我和君相视而笑，迟疑着。

这时候，远处的菜地里传来爷爷的呼喊：“辰辰，辰辰……”我叫辰辰，爷爷在叫我啦！”男孩无可奈何地朝我们挥了挥手，往油菜地里走去，小小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小路的拐角处。

油菜地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也许我们明天不会再来。但是明天，男孩一定会回到这里继续守望鸭群，守望快乐，守望远方的归来……



投稿邮箱：kjwtxz@163.com

